

人的城镇化

宿迁

在农村生活了几十年
“乡土作风”很难改变以前经常到女儿家
现在一年只去一次

Q

随着中心城市的逐步扩大,原来的农村变成了城市,原来的农田变成了厂房,原来的农民住进了高楼成了市民……但无论年轻人还是老年人在居住环境提高、生活质量改善的同时,都强烈地感受到生活压力的增加、生活上的诸多不习惯,甚至邻里感情、亲人亲情的逐渐淡薄……但不管怎样,生活还要继续,城市还在发展。

现代快报记者 杨亦文

袁有权老人今年75岁,住在宿城区的靳塘小区。老人的老家是宿城区双庄镇的新民村,老人称,原来他们家有三四亩地,有三间平房、三间偏屋。

因为搞开发建工厂,2007年一过年,他们家就被拆迁了,田地也被征用了,“一共赔了25万,在靳塘小区买了一个103平方米的房子,加上装潢,手里还剩下点钱!”

以前在老家的时候,袁有权每天都会骑着自行车四处收破烂卖,但自从2007年10月份搬进了小区,他的生意就不能做了,“车库小,买回来的破烂无法放,再说了,小区物业也不让你放!”

现在老人每天的主要事情就是接送小孙子,小孙子在靳塘小区北边的南京树人国际学校宿迁分校上三年级,离家3里多路,老人每天都要来回8趟接送小孙子。“年龄大了,到哪里打工人家都不要,只能干干接孙子的活了!”

老人的老伴今年已经72岁,闲不住的老人最近又找了份栽花的活干,干一天活能苦40块钱,但这活不能长久,有就干没有就算。

3月2日,虽然天气很好,但老板没有通知老人去栽花。老人没有闲着,又到外面四处跑着捡垃圾去了。中午1点多了,老人还没回家吃饭。

袁有权有两个女儿、两个儿子,以前在农村居住的时候,他是和小儿子住在一起的,与大儿子家就隔了几户人家,两个结过婚的女儿家也都只隔了几里路。

“以前在农村居住的时候,大儿子家几乎每天都要过去看看,帮助生炉子、喂喂猪喂喂狗什么的,女儿家虽然远一点,但也经常去看看,吃饭!”

但现在,袁有权和老伴却很少到女儿和大儿子家去。虽然住得不远,但家家都有各家的事情,孩子都在上学,大人都要上班挣钱,“以前到女儿家玩,即使家里没有人,旁边的邻居也会告诉你人去哪去了,找一下就能找到了。但现在大家都住在楼上,跑去一趟,家里没有人,对门的都不认识,连人都找不到!”

“现在都在上班,你去了家中也没人,也只能在家里愣坐,想想也就不去了!”袁有权说,“现在每年只在正月里到两个女儿家和大儿子家吃顿饭,平时几乎都不过去!”

靳塘小区门口就有直达市区的公交车,但老人说,他一年都不会到市区一趟的,一是根本没有什么事;二来市区变化比较大,害怕迷路找不到家。

“上次我老伴到月亮城的超市去,坐电梯时差点摔倒,上去了又不敢下来。所以,现在更是哪都不敢去了!”袁有权称,实在无聊了,他就到小区外面路上走走或和熟悉的老人晒太阳聊聊天,更多的时间是在家中看电视。

生活压力很大
主要是工作不稳定

袁有权老人目前和小儿子袁亮住在一起,袁亮今年36岁,在一家企业做中层,每个月拿到手的工资3200多块钱,他爱人在一家手套厂工作,每个月2000多块钱,但工作非常辛苦,9岁的儿子上小学三年级。

袁亮现在居住的房子在三楼,103平方米,三室两厅,他和爱人带

着孩子住一个卧室,两位老人住一个卧室,还有一个朝阳的房子给儿子做作用。

袁亮家是2007年10月份搬进靳塘小区的,“我们年轻人感觉还能适应,两位老人却太不习惯了!”袁亮称,一开始,两位老人进门不脱鞋,父亲抽烟的时候烟灰四处弹,烟头随处丢,在房间里四处吐痰,甚至上过厕所不知道冲马桶……

“我每天都要跟老人讲很多次,但他们就是记不住,家中的地板砖刚拖过,马上就脏了,房间刚收拾好,马上就乱得一团糟!”有一段时间,袁亮迫切地想再买一套房子搬出去和老人分开住。现在,袁亮的第二套房子已经买了,但他觉得两位老人年龄大了,万一有点什么,他不在身边不好,“现在两位老人的生活习惯比以前好多了,但有些习惯还是无法改变,比如,每到冬天,两位老人都要腌点咸菜,虽然平时吃得非常少……”

袁亮坦承,住进小区当然有很多好处,环境更漂亮了,到处都是水泥路,出来进去很方便,“但压力也非常大呀!”

由于没有了土地,袁亮家现在吃的、喝的,每一样都要花钱,“我买的第二套房子还有8万5千元贷款,每个月要还1100多元。此外,电费、水费、煤气,每一样都要花钱……”

“如果我在事业单位工作还好,关键我在企业上班,心里总感觉不够稳定,压力太大!”袁亮说,厂里只给他买了失业保险,没有买医疗保险,现在他们家五口人都是自己买的城镇医疗保险。

“家中两位老人每人每月有60元的补助,其他的就没有了。如果我的工作出现问题,我们家马上就会坐吃山空,陷入困境!”

袁亮告诉快报记者,他大哥现在在工地上扎钢筋,大嫂开三轮车,二姐夫做点小生意,二姐在家带孩子,大姐和大姐夫都在企业上班。

“由于没有了土地,大家都是干一天苦一天的钱,不干马上就没有收入,所以现在大家的生活压力都比较大,好在现在宿迁的企业比较多,只要能吃苦,找份工作也不算太难!”

住进了小区
还拾了块闲地种菜

今年45岁的王士军,老家原来是宿城区古城街道古北居委会的,2003年老家拆迁后,家里的房子和三亩多田地都被政府买去了,拿着赔偿的钱,他搬进了靳塘小区。

王士军家目前四口人,他和爱人带着两个儿子一起生活,大儿子今年20岁,正在学开挖掘机的手艺,二儿子还在上学。

为了挣钱养活家人,王士军现在主要跟人干装潢,没有什么技术,他只能跟人干杂活,“基本上每天能苦100多块钱!”

没活的时候,王士军就在靳塘小区门口用三轮车带人。“逢年过节的时候一天能苦100多,平时每天只能苦三四十块钱,好的时候能苦五六十元。”

这样算下来,王士军说他平均一个月能有3000多元的收入,但家庭生活的开支还是让他感到了沉重的压力。为了缓解这种压力,尽量地减轻负担,他特地到小区附近找了块闲地(已经被征用,但暂时还没有被开发)种了点菜。

快报记者看到,这块地只有两分左右,却被王士军分成了很多块,

分别种上了大蒜、小白菜、茼蒿、油菜等。经历过严冬,小白菜被冻得只剩下点绿色,大蒜长得还不错,油菜也很好。

“小白菜是年前种的,没有塑料薄膜盖,都被冻死了。种点油菜可以收菜籽换油吃,也能自己拿到油坊榨油吃!”

“有了这块小菜地,我们家吃菜就方便多了。要不什么菜都要买,哪能吃得起呀!”看着自己侍弄的小菜地,王士军感慨地说。他的身后是一个正在建设中的更大的小区。

79岁老人
在小区门口给人剃头

徐前柏老人今年已经79岁,他的老家是宿城区双庄镇的白堡居委会,因为修建马路,他老家的房子在2004年被拆迁,而田地更是早在宿迁刚建市的时候就被买去搞新区建设了。徐前柏有一手剃头的手艺,“我19岁就给人剃头,到现在已经整整60年了!”

徐前柏回忆说,最早的时候,他都是挑着剃头担子走村串户给人剃头,后来有了自行车就骑自行车,再后来年龄大了,他就在老家附近的乡镇上摆个椅子给人剃头。

徐前柏老人是2004年搬到靳塘小区的,儿子家住在四楼,嫌爬楼麻烦,徐前柏干脆和老伴住进了车库。“儿子在澡堂搓背,孙子自己开了个理发铺,他们每天回来都比较晚,我和老伴都是自己弄饭吃的!”

老人称,由于年龄大了,现在他只到离家不远的新民集上给人剃头,10天4个集,几乎每集都去,不逢集的时候,他就在小区门口摆个摊子。

“我的手艺只能给老头剃光头、给老人刮脸,每个人五块钱。”老人称,由于顾客单一,他的生意并不好,好的时候一天能苦二十多块钱,不好的时候甚至一天都没有一个生意。

3月2日是个好日子,因为一上午,老人已经苦了10块钱,对此,老人很满足,“10块钱已经够我和老伴一天的开支了!”

老人告诉快报记者,他的孙子也是学理发的,但孙子不愿跟他学手艺,说苦不到钱,“他都是给年轻人理发,苦钱比我多多了。给女的弄个头发都要100多、200多!”

记者问他为何不到孙子的店里跟孙子一起干时,徐前柏老人笑笑说:“店里都是年轻人去的,我去了,谁找我理发呀!”

居委会
老年人多,只能慢慢引导

葛修刚是宿城区双庄镇靳塘居委会党支部书记,他告诉快报记者,靳塘小区是2003年开建,2004年入住,目前入住800户左右3000多口人,由于都是拆迁户、被征地农民,一开始的时候,实在不好管理。

“大家都在农村生活了几十年,很多生活习惯确实无法一下子改过来,特别是一些老年人在小区里种菜、烧炉子、烙煎饼,有的还喂小鸡……居委会干部一家一户地上门苦口婆心劝说,现在这些情况就好多了,虽然还有,但比以前好多了!”

葛修刚说,为了让大家住得更舒心,他们通过引导让居民晚上没事的时候也跳跳舞、健健身。“小区里老人太多,这种引导只能慢慢来,不过现在小区里无论是环境还是大家的素质,确实比以前好多了!”



宿迁三棵树乡的幸福之家小区,虽然部分设施还没完善,但被征地的农民还是迫不及待地住了进来 现代快报记者 杨亦文 摄